

歷代詩話

十六



歷代詩話卷七十七

癸集六

壽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明詩

卷中之下

泣孝宗

西山日記曰李獻吉郎戶部時上孝宗皇帝萬言書酷似賈長沙劾壽寧侯鶴齡兄弟有張氏語中宮疑其訕己也左右競前激上怒請杖之上持不可語劉忠宣曰一杖夢陽死矣竟釋之孝宗崩夢陽有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之句

吳旦生曰獻吉本關中人從父宦遂寓大梁邊廷實所謂却望秦山懷故道卽歸梁苑亦他鄉也弘治中

言十一
應詔陳言二病三害六漸末及鶴齡爲外戚驕恣之
漸繫錦衣獄旋釋之一夕醉遇鶴齡大市街以鞭梢
擊之墮二齒鶴齡隱忍而止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
成侯蓋指此也正德初代尙書韓貫道草奏劾八閹
復逮繫劉瑾必欲殺之獻吉出片紙曰對山救我秦
人皆言瑾恨不能致康德涵德涵往獻吉可生也乃
往謁瑾瑾大喜盛稱德涵真狀元爲關中增光德涵
曰海何足言今關中自有三才老先生之功業張尙
書之政事李郎中之文章瑾曰李郎中非夢陽耶應
殺無赦德涵曰殺之關中少一才矣明日瑾奏上赦
出蓋獻吉實賴德涵營救而脫後德涵得罪獻吉議

論稍嚴刻馬中錫作中山狼傳詆之

藝苑卮言云獻吉有贈黃子詩禁城春日紫煙重子
昔爲雲我作龍有酒每邀東省月退朝曾對掖門松
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體幸強黃犢
健柳吟花醉莫辭從徐昌穀有寄獻吉詩汝放金雞
別帝鄉何如李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曲解裘同
醉酒鑪傍徘徊桂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
梁園逢雨雪知予遙度赤城梁雖李自少陵徐自青
蓮而李得青蓮長篇法徐得少陵琢句法當爲七言
翹楚而諸家選俱未及在所未解也

樂陵令

詩話類編曰何仲默與李獻吉齊名然讀其樂陵令行一篇亦何嘗規規模古蓋不過就當日時事鋪敘結構自具古體其詩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砌高將不收投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到時縣吏州官各亡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迎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夫此詩以樂陵配平原亦偶然耳然平原幸脫祿山竟陷希烈許公初成却敵之功後卒死逆藩二人忠節遭際蓋略相似矣

吳旦生曰當時何李同聲獻吉以觸宦官外戚得罪
仲默因天變上封事曰義子不當畜宦官不當寵蓋
指錢寧劉瑾也又如上書辨獻吉江西之訟奉詔雲
南却象犀珍貝之贈則其正骨剛風兩人如一稟矣
故於樂陵令援往徵今直據其中而出之略無辭飾
具見詩人之大端按仲默十五舉於鄉又四年舉進
士三十九而卒使假以年其境詣當何如讀者必欲
捃摭緒論以相詆呵得非詞苑蒼鷹

藝苑卮言云何仲默謂獻吉振大雅超百世書薄子
雲賦追屈原王子衡云執符於雅謨游精於漢魏以
雄渾爲堂奧以蘊藉爲神樞思入元而調寡和如鳳

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爲祥亦罔不駭其異黃勉之云
興起學士輓回古文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美
如元造包乎品物海渤匯夫波流又云江西以後愈
妙而化如元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已
其推尊之可謂至矣然王敬夫辭君采各有漫興詩
王詠何云若使老夫須下拜便教獻吉也低頭辭云
俊逸終憐何大復麤豪不解李空同則似有不盡然
者及觀何之駁李詩有云詩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
離空同丙寅閒詩爲合江西以後詩爲離試取丙寅
作叩其音尙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
近意苦者辭反常色黻淡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

鐸耳李之駁何則曰如搏沙弄泥散而不瑩闊大者
鮮把持文又無針綫又云如仲默神女賦帝京篇南
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蓋彼知神情會
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
駕風螭步驟雖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拙易七言
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
見疊出也七言若翦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二子之
言雖中若戈矛而功等藥石特何謂李江西以後爲
離與勉之言背馳此未識李耳李自有二病曰模倣
多則牽合而傷跡結構易則麤縱而弗工

陳臥子云暇日與轅文論詩轅文曰李何七言律皆

言一
本於杜李得其雄壯何得其雅鍊此論誠知言哉予
以爲李以渾直之氣行其雄壯何以婉麗之致追其
雅鍊故人見李之襲以何爲脫耳

解頤新語云辭君采詩俊逸真憐何大復麤豪不解
李空同夫大復未足於俊逸空同不全於麤豪也

送別

藕居士詩話曰何仲默城邊客散重回首愁見孤鴻落
晚汀與嚴維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雅飛盡水悠悠同一
意而嚴有蕭寥不盡之情然不如太白孤帆遠影碧空
盡惟見長江天際流更黯淼此俱本南華送君者自涯
而返君自茲遠之意

吳旦生曰國風燕燕之次章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此爲千古送別之祖諸公佳句胎骨三百篇非本南
華而孤鴻寒雅等卽與燕燕于飛作興例看楊升菴
引禽經謂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莊姜取其背飛
之義則又固於說燕矣王摩詰詩車徒望不見時見
起行塵東坡別子由詩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紗
出復沒亦此意也

文章煙月

藕居士詩話曰裴愈送魯秀才南遊詩東吳山色家家
月南楚江聲浦浦風徐昌穀少時所作文章江左家家
玉煙月揚州樹樹花似出此而藻麗過之

吳旦生曰昌穀自琴川徙家吳縣與唐子畏祝希哲
文徵仲號吳中四才子研究詩學所著有談藝錄詞
家奉爲玉律文徵仲云文章煙月之句至今令人口
吻猶香閭起山云論者以爲此集中警句雖沈宋無
以加皇甫百泉云昌穀自評其詩若棄妻怨妾此特
其少年體耳

藝苑卮言云昌穀之於詩也黃鵠之於鳥瓊瑤之於
石松桂之於木也

傲睨

藕居士詩話曰孫太初蓬首提籃直入邵文莊公宅自
移榻坐南面典謁駭而報公公知必太初倒屣出見太

初不交一言卽起去但曰十年吟破吳門月剛得梅花
一句詩蓋謂公吳中一人也

吳旦生曰傲睨是太初本色嘗攜鶴入南屏山其新
卜居詩養鶴似嫌雙口累爲漁又過一生身許九杞
爲買鶴田歲輸糧於萬峰深處因立鶴田券時費子
充罷相訪之值其晝寢故臥不起久之出亦不謝送
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
奇子充出語人曰我一生未嘗見此人也余有過歸
雲菴詩坐來風暖紅偏落日極晴空翠欲微海上碧
雲遙接處百年猶向此中歸蓋道其事

石屏

言一
彝白齋詩話曰孫太初歸雲菴詩沙晴竹碧鷗出飛野
老候余開石扉古之人但言柴扉荆扉並無石扉之理
如漢人發哀公冢云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
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
石扉有鎖鑰太初好奇初不知石扉乃墓中石門耳故
詩貴乎允當

吳旦生曰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自云關中嘗棲

太白之巔稱太白山人或云安化王之親支有託而

逃也

徐文長作孫山人考云以鈔書役某府中府公爲補吏會觀橐白金使山人致布政使被盜無

以報命遂亡抵浙此說誤

正德中紹興守劉麟去官卜築吳興之

南坦建業龍霓以按察挂冠隱西谿郡人御史陸崑

亦在罷長興吳琬隱居蒙山招太初作湖南雅社稱
茗谿五隱戊寅太初來僦居湖南后林村就婚施氏
生一女而卒葬道場山之麓而歸雲菴乃其所棲止
也中有挂瓢堂按太初嘗以鐵笛鶴瓢自隨顧華玉
所謂龍笛吟風鶴瓢酌月鄭善夫弔太初於道場山
中宿歸雲菴詩雲藏伏虎寺花近挂瓢堂

顧華玉爲浙左藩時物色太初不可得稍閒輒道衣
幅巾放舟湖上幾行求得之月下有舟泊段橋下一
僧一鶴一童子煮茗笑曰此必太初也移舟就之遂
往還無間

闌干

孫太初詩山中芝草闌干長

吳旦生曰凡以橫斜爲義皆可言闌干今太初亦謂

芝草之橫斜耳非指闌楯而言薛珍君題壁詩苜蓿

長闌干正同此意按階際木句欄曰闌干字从木作

欄杆蓋以木縱橫爲之也如曹植詩月落參橫北斗

闌干蓋言其橫斜貌也白樂天長恨歌玉容寂寞淚

闌干韻書眼眶謂之闌干淚出於眼亦有縱橫之意

也

王元昌云闌干淚不斷之貌亦未盡其義

至於左太沖吳都賦金鎰磊

珂珠琲闌干是則磊珂闌干皆言其多也富嘉謨明

冰篇南山闌干晝夜冰岑參白雪歌瀚海闌干百丈

冰是大概言其闊遠也

湧幢小品云闌干之名起於北魏南蠻中依樹積木以居名曰闌干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入唐此二字成雅語矣

用脩

藝苑卮言曰楊用脩工於證經而疏於解經博於稗史而忽於正史詳於詩事而不得詩旨精於字學而屈於字法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凡有援據不妨墨守稍涉評擊未盡輸攻

吳旦生曰用脩博覽羣籍研心攷訂洵一代之偉人矣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亦作汪張下問歷官史館皆愕然用脩復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

注鳴者注云注味也鳥喙也音咒南方諸鳥七宿柳
爲鳥之味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
爲鳥喙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入貢同
官疑爲三地名用脩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
證之凡所攷據手薈成書焦氏特標百餘種余極豔
之購求二十年僅得寶其強半迺余所傾心而快目
也然廣引生瑕亦所不免余詩話中時時正救之非
故取一代之偉人而好爲鐫譙音煎也鄙意誠如弇
州所云耳

用脩兩上議大禮疏率羣臣撼奉天門大哭廷杖者
再謫戍雲南永昌衛投荒三十餘年其七十行戍稿